



竹杖芒鞋輕勝馬 丹青不改舊家風

短視頻平台上，

數千萬觀眾曾被這樣的一幕震撼：畫

家鄧宇佇立畫布前，手中緊握一束特製的粗礪竹筆，竹筆落下，不見水墨的柔和氤氳，卻有油彩在畫布上如烈火般炸裂。短短幾分鐘，一個桀驁的孫悟空，或是一位沉毅的關雲長，便在狂放與秩序並存的筆觸中破幕而出。憑藉單條視頻近3,000萬播放、全網百萬粉絲，鄧宇迅速「破圈」。但他不止是國潮流量玩家——從數十年科班訓練，到深耕西方抽象表現主義，再到以竹筆重塑繪畫語言，他正以修行般的堅持，為西畫骨架安上中國美學的靈魂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濤 圖：受訪者提供

鄧宇：以竹為筆

在油彩中重塑東方美學



鄧宇早年學習學院派寫實油畫，卻漸感不應止於圖像生產，「畫着畫着，我感覺到一種使命感——我不能只生產圖像，我要延續文脈。」1995年，他在趙無極的畫冊中受到震撼，「那一瞬間，我被擊中了。」他回憶道，趙無極用西方的油畫語言，畫出了中國宋元山水的呼吸感，那種「大音希聲」的宇宙觀，讓他確立了東方意象主義的創作方向。為了追尋這種「似與不似之間」的肌理，他開始了漫長的材料實驗，嘗試過麻繩、紙團，最終在竹子上找到了靈感。「把細竹枝直接綁成筆，它既有植物的韌性，能「掃」出油畫的厚度，又能模擬動物毛髮的鋒穎，「寫」出草書的鋒芒。」這種獨創的「竹筆」，讓他在畫布上實現了「書畫同源」，不再是簡單地堆砌顏色，而是在「寫」畫，每一筆都是瞬間能量的迸發，如中醫針灸直指穴位。

●鄧宇手握特製竹筆創作作品。

把齊天大聖翻譯成世界語言

在鄧宇看來，中國書法是藝術中的藝術。他追求將草書的筆觸抽象化、獨立化。在他筆下，孫悟空的火眼金睛、關羽的美髯，皆是一筆呵成。這種「暢快淋漓」與「解衣磅礴」，正是中國傳統文人畫的核心精神。他將自己定義為「畫語者」——以畫說話，多言無益，觀者在千分之一秒內的直覺觸動，便是作品全部的意義。在鄧宇的眾多題材中，孫悟空無疑是最具辨識度的一個。他眼中的「大聖」，早已超越了《西遊記》的文本意義。他敏銳地捕捉到了這個古老形象與現代心理的契合點：「當代人常困於『內卷』與『精神內耗』，而孫悟空恰恰是反內耗的極致典範。他神通廣大卻又率真頑皮，遇到困難從不糾結。那種打破束縛、拒絕自我攻擊的生命力，正是現代人最稀缺的精神鈣質。」為了在畫布上重塑這位「超級英雄」，鄧宇摒棄了影視劇中常見的具象描摹，轉而從京劇藝術中汲取靈感。他將「大武生」的臉譜進行解構與重組，保留了傳統圖案誇張、變形的美學張力，又用極具表現主義色彩的竹筆掃出狂放的肌理。這種「半抽象」的處理，不僅讓中國觀眾倍感親切，更讓西方觀者跨越了文化隔閡，直接感受到東方力量的衝擊。

不畫「橫行」 重塑蟹文化

對於外界貼上的「國潮」標籤，鄧宇有着更深刻的思考：「中國現在的經濟體量，需要有與之匹配的文化自信。真正的『國潮』絕非簡單的復古，而是把古老東方的養分提煉出來，翻譯成國際通用的視覺語言，讓傳統符號在當代『活』出新的生命。」

在宏大的英雄題材之外，鄧宇的案頭最近多了一本厚厚的《中華蟹史》。他正在醞釀一個充滿生活情趣的新系列——畫蟹。「在傳統國畫裏，畫蟹寓意極好，意為『科甲及第』、『富甲一方』。齊白石畫蝦，徐悲鴻畫馬，我想試試能不能把螃蟹畫出新意。」鄧宇笑着說，「我希望未來人們提到螃蟹，能想到鄧宇。」

他驚喜地發現，螃蟹的結構天然契合他的「竹筆」技法。「竹筆的硬度，剛好能表現蟹殼的堅硬質感；而筆鋒的毛刺，又能精準捕捉蟹腿絨毛的韻味。」不同於傳統水墨的暈染，鄧宇用油彩堆疊出的螃蟹，甲冑分明，光澤流轉，彷彿隨時會從畫布上爬出來。

他計劃未來推出一個專門的「百蟹展」。「藝術不應該總是高高在上，它也可以是餐桌上的煙火氣。」鄧宇認為，無論是大開天宮的孫大聖，還是盤中美味的大閘蟹，都是中國故事的一部分，都值得用當代的筆墨去重新書寫。

流量是路 藝術是車

從早期的太極系列，到如今備受追捧的京劇與神話系列，鄧宇始終在尋找一種能夠被世界「聽懂」的中國語言——短視頻給了他這個機會。「最早讓大眾認識我的，是那個關羽畫鬍子的一筆，視頻發出後一周內瀏覽量破千萬。」在他看來，短視頻時代改變了藝術的觀看方式，「以前大家只看成品，現在大家通過視頻看到了『過程』。我用竹筆揮灑的瞬間，本身就是一種極具感染力的行為藝術。」

這種直觀的衝擊力打破了地域限制。如今，鄧宇的藏家遍布全球，包括德國、美國、馬來西亞等地。「我不排斥互聯網，它讓藝術更親民。」鄧宇保持着難得的清醒，「互聯網是路，但藝術是車。路鋪得再寬，車如果不穩，也跑不遠。」對他而言，流量只是入口，作品的質量才是留住藏家的根本。



●《孫悟空》



●螃蟹成為鄧宇新的創作題材。



●鄧宇作品《看我七十二變》入選巴黎大皇宮ART-CAPITAL國際沙龍藝術展，吸引外國觀眾欣賞。

香江奇緣：跨越山海的「知音」與頓悟

對於致力於「出海」的鄧宇來說，香港不僅是一個重要的藝術交易中心，更是一個東西文化完美交融的靈感之地。鄧宇講述了他與香港的奇妙緣分：在短視頻剛剛興起的時代，他抱着「玩一玩」的心態記錄下創作過程。沒想到，這種極具張力的視覺語言，迅速穿過了地域的隔閡。「最讓我感動的藏家，是一位來自香港的女士。」鄧宇提起這段往事，仍難掩激動。她在手機上偶然刷到了鄧宇的作品，聯繫上鄧宇後，第二天便買了機票，從維多利亞港飛到了瀋陽。「那是互聯網時代給藝術家的禮物，更是香港這座城市敏銳度的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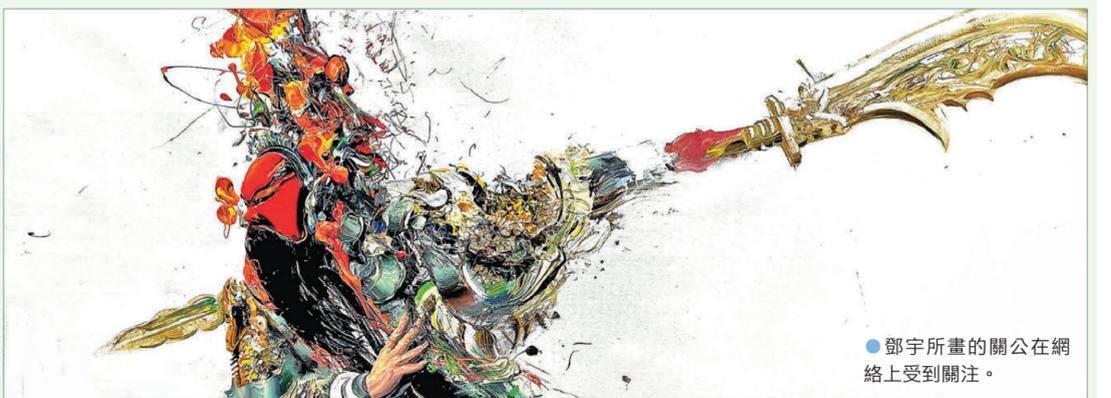
現。」他感嘆道，香港作為中西文化的交匯點，這裏的藏家既懂西畫的光影邏輯，又深諳東方的筆墨情趣。這位香港藏家的認可，讓鄧宇更加確信：只要作品裏有文化的根，同時又有國際化的表達，世界是能看懂的。

2023年，鄧宇開啟了他的香港之行，這次旅程對他的創作觀念產生了巨大衝擊。在M+博物館和香港巴塞爾藝術展，他看到全世界最頂級的畫廊都在試圖用西方的邏輯去解釋東方的「禪」與「空」。特別是在黃竹坑的Axel Vervoordt Gallery（維伍德畫廊），鄧宇被一種極簡的「侘寂」美學深深擊中。「那是西方人眼中的東方，靜謐、枯淡，卻充滿了力量。」這次觸動讓他確信，中國藝術不需要一味迎合西方的造型法則，而應該更大膽地回歸本體。

從香港回來後，鄧宇的畫風更加「放肆」。他不再糾結於光影的準確，而是追求書寫的「氣韻」。他期待未來能帶著他的竹筆與悟空，在香港這座中西交匯的舞台上，舉辦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對話展，把這種源自中國本土、又兼具當代視覺張力的作品，推向更廣闊的世界舞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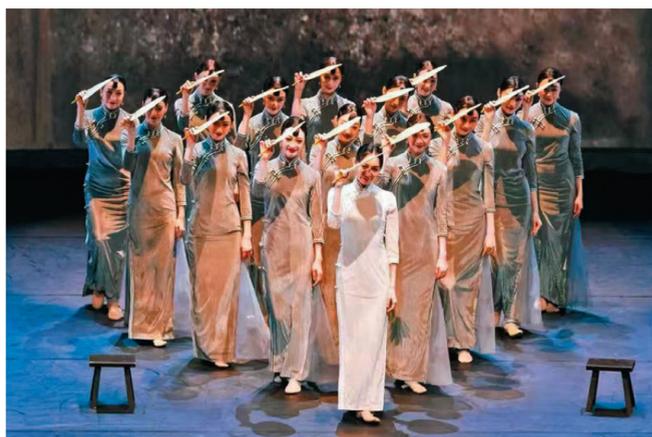


●鄧宇在香港感受到東西文化交流帶來的衝擊。



●鄧宇所畫的關公在網絡上受到關注。

舞者朱潔靜：我的心裏藏着一座「冰山」



●朱潔靜（白衣）在第二屆「盛舞之夜」中領銜表演舞劇《永不消逝的電波》經典片段《漁光曲》。主辦方供圖

《漁光曲》的旋律漫過來時，朱潔靜起身，緩步走向香港第二屆「盛舞之夜」的舞台。對這位早已成名的上海歌舞團首席演員而言，肢體的拉伸早已不是難題。此刻，她要攻克的，是如何讓「朱潔靜」這個名字，徹底隱在角色背後。「最好的表演是不露痕跡的。」在演出後台，她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說：「我的心裏，藏着一座『冰山』。」

那是她藏了許多年的藝術信條——觀眾看得見的，是「冰山」一角優美的姿態，是舞台上翻飛的裙裾、流轉的眼神；而海面之下，「冰山」龐大的基座，才是舞蹈的魂。為了讓這座「冰山」完整地浮出水面，她把自己變成敏銳的捕捉器。每一次排練，都在放大自己的觸覺，去摸那些藏在細節裏的溫度，去抓那些帶着笨拙感的真實。她不要觀眾看見「朱潔靜在跳舞」，她想讓觀眾看見

一幅流動的畫——畫裏是中國女性的柔軟與堅韌，是歲月沉澱下來的生命重量。

希望跳到100歲

「還要跳多久？」這是一道懸在她演藝生涯裏的題。她也曾反覆琢磨過自己與舞蹈的關係，從前覺得，舞蹈是一面鏡子——卸了妝，離開了舞台，鏡子外頭的朱潔靜，才是真的。

可現在，她忽然懂了，那面鏡子早就碎了，不是消失，而是嵌進了骨血裏，長成了她的一部分。

「我跳也好，不跳也好，它都在那。」這些年，朱潔靜在舞劇《朱鷺》裏磨出身體的極致線條，在《永不消逝的電波》裏注入靈魂的深度。如今的她像一塊吸飽了水的海綿，不用刻意找姿態，輕輕一擠，流出來的，全是舞蹈。

這份通透，讓她在香港這座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表演時，覺得自己不再只是一個舞蹈演員，更像一個「坐標」——帶着中華文化的底色，和更廣闊的世界相遇。

「《朱鷺》來過，《李清照》也來過，這次帶了《永不消逝的電波》的片段《漁光曲》來。」朱潔靜說，下次想把《永不消逝的電波》全劇帶過來，「讓更多人看見，那份藏在舞蹈裏的愛與信仰。」

「當我眼裏不再只有自己和角色的時候，人生的風景，才真的寬了。」朱潔靜承認，自己也曾被外界的聲音裹挾，被現實的規則拉扯，但萬幸，她從來沒弄丟過那個小女孩——那個因為一條花裙子，就愛上旋轉的自己。

她說，希望跳到100歲。「其實跳多久，真的沒那麼重要。重要的是，當我站在那裏，就是舞蹈本身。」 ●中新社